

就是社會的矛盾，因為這種矛盾影響到在購買力方面處於不利地位的一部份人類。

一四〇．巴拿馬也像美洲其他國家一樣，竭誠相信聯合國在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我們美洲人常常不厭其詳地聲明對於聯合國在這一方面的工作特別同情。我們立國未久，往往比較落後，在技術方面，尤其在經濟及社會方面都有需要，而且如果我們要驅除人民的憂慮，動蕩不定和危險的騷動，確有很急要的問題須待解決。

一四一．本國對於申請國的入會問題也特別關注。關於這個問題，大會前幾次屆會曾審議過若干辦法，並且已有重要決定。但是有一點大家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就是關於使各民族及各國政府成為本組織的會員國一事，得益最多者實為聯合國。聯合國的大門應該向追求同樣理想而且願意遵守其原則的一切國家經常開放。聯合國應該是全世界凡相信

密切聯絡，了解彼此所有問題定能排除危險的敵對態度而造成真正和諧氣氛的一切民族和國家的結合，這就是聯合國之所以應該存在的真正理由。巴拿馬願竭誠通力合作來解決這些重要問題。

一四二．巴拿馬代表團出席本屆會，對於所要進行的工作抱有最虔誠的信心。我們在此聯合一致，維護一個偉大事業，為一個崇高的理想奮鬥，共同努力尊崇人類關係上的最偉大而尊嚴的原則，就是兼有自由的和平。在這歷史上如此驚心動魄的時代，我們知道我們的努力決不是徒然的。所以我們在祝禱大會本屆會成功的時候，要鄭重指出：我們認為各會員國如能精誠合作來解決世界當前的嚴重問題，對於反對侵略及維持永久和平這個共同事業的勝利，一定會是一種最切實的貢獻。

午後十二時四十五分散會。

第三百八十四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會所舉行

主席：Mr. Lester B. PEARSON (加拿大)

A/PV.384

一般辯論(續前)

[議程項目八]

MR. BELAUNDE (秘魯)、MR. CASEY (澳大利亞)、MR. SILES ZUAZO (玻利維亞)、MR. CHARLONE (烏拉圭) 的演說詞

一．Mr. BELAUNDE (秘魯)：聯合國大會第六屆會所以不討論朝鮮問題，為的是避免政治辯論影響停戰談判的進行，因為停戰談判應該純粹根據人道原則。全世界的人民都渴望和平，我們也異常關心談判的情形，不幸從事停戰談判的聯合統帥部各代表意見不能趨於一致，這就證明了有其他因素在作祟。但是我並不想分析這些因素，因為秘魯代表團既不願增加問題的困難，也不願使這次辯論時大家都消極氣餒。現在我們應該在停戰談判方面再作一次努力，如果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就應該把事實的真相宣布出來，不可有絲毫含糊，也不可有人使人誤解事實的宣傳。似乎一切都已達成協議，惟一不能解決的問題是俘虜問題。由此就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許多俘虜都不願意回返他們的原籍，這件事暴露了一個新的罕見的情勢，若照通常原則

處置，必定會犯錯誤，因為這樣的等於強迫應享自由的人們接受已被他們拒絕的命運，至於拒絕的理由或動機如何，則祇有他們自己才能決定。處置這件事的根本原則應該是尊重個人與其自由選擇本身命運的權利。

二．美洲偉大國家之一墨西哥鑒於上述理想，且亟欲供獻一個切合實際的辦法，曾向聯合統帥部表明意見，認為俘虜不是一個可以任意處置的一羣人衆，祇有國家準備接納不願遣返原籍國的俘虜，就應給這些國家一個機會。誠然，倘若採取墨西哥所建議那種慷慨的態度，許多國家，也許大多數國家，都會遭遇到異常嚴重的困難。但是無論如何，俘虜的願望必須尊重這個原則，已由一個國家很有力地提了出來，而這個國家又是代表職責在主持全世界公論的中小國家的輿情的。在這種空氣之下，我們似應竭盡智力謀求改進墨西哥建議的計劃，或者倘若認為那個建議不切實際，就另訂新的辦法。戰俘們由於其身為人類的最高價值，其命運不僅與軍事當局和當事各方有關，而且與全人類都有關。

三．聯合國雖然不是一個統轄全球的國家，却不但代表世界最高道義權威，而且也代表最高法律

與政治權威。倘若聯合國行使此項道義上的權力，便可宣布凡不願遣返原籍的戰俘都可受其保障和維護。發表此項宣布之後，自然得指派一個國際委員會，其中包括當事各方，大會所信任的國家，並且爲了保證更能公正起見，應包括非聯合國會員國的中立國家，這些國家以其文化和對和平及人道事業的貢獻，如能出席國際委員會、與該委員會合作，可使我們這項崇高的工作更有力量。

四．現在我不提出正式和具體的提案，只把這一點留給大會去審慎考慮，並於適當時機採取行動。如果善於處置，這樣的一個委員會也許能根據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中的有關規定，制定規則把這些俘虜安頓在一個適當的區域內。

五．我們要請蘇聯代表考慮這一類推誠布公的建議，以證明他們確有尋求和平的誠意。

六．祕魯代表團前曾代表大多數的願望，向大會第六屆會提出一項決議草案，該項草案曾得四十三票對八票棄權者七的絕大多數通過〔決議案五〇六(六)〕，其中建議安全理事會應分別審查各申請國入會問題，並應純以憲章第四條所載原則及申請國愛好和平與履行國際義務之事實證明爲根據。大會此舉是行使其正當特權，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准許申請國入會問題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問題。大會曾採納國際法院所發表的解釋¹，據謂按照法律，聯合國會員國不得以未經憲章第四條第一項載明的條件，爲考慮是否同意准許申請國入會之根據。顯然，大會既已根據上述諮詢意見通過基於法律的決議案〔二九六(四)〕，聯合國各會員國今後關於准許申請國加入聯合國的條件問題，便不能再引證純屬內部政治的原因以及和他們從前發表過的意見相衝突的完全主觀的理由。

七．蘇聯有權分析每一申請國的客觀條件、研究每一申請國的國際行爲，並根據每一申請國能否履行憲章所規定義務這個考慮而決定投票的態度。蘇聯的這項權利，我們從來沒有否認過。凡是蘇聯方面有關這些標準反對的意見我們非尊重不可。然而就義大利、葡萄牙、愛爾蘭和若干其他國家而言，情形並非如此，因爲蘇聯已承認那些國家爲愛好和平的國家，也沒有否認過那些國家履行憲章所規定義務的能力與資格。因此蘇聯所持此種態度就引起

一個嚴重的法律與理論問題，這個問題雖然不易解決，但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要請大會加以注意。

八．就法理而言，凡是法官、議會議員或其他當局作任何決定都要根據判斷，決定——意志的表現——之必須根據判斷——思考的結果——猶影之於物、果之於因、體之於形。判斷一經確定，換句話說，思考的過程經完成，所作決定就必須與之完全符合。倘若認爲決定，即意志，可與判斷分開，那便無異與意志以一種額外法律價值，一種絕對的性質——也就是承認意志可超乎法律之上而運行自如。

九．我們既有憲章便有標準。在憲章精神範圍之內，適用了這個標準，蘇聯已承認若干國家具有加入聯合國的資格；然而到了表決的時候，蘇聯却援用一種超乎憲章之上的任意權力，說：我可以用否決權來取消我自己所承認的那些權利。這顯然違反憲章、藐視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拒絕接受大會絕大多數對於憲章所作解釋，這種怪理論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現在要問：否決權是否含有在法律之外與法律相反的性質？這就是當年我們在金山會議所通過的否決權嗎？我認爲我們在金山會議爲保全憲章而不得已讓步接受的五強一致原則，並沒有把否決權規定爲這種可以違反憲章規定取消憲章效用的特權，這種絕對而不可思議的權利。當時金山會議進行廣泛——極其廣泛——的討論時，反對否決權的代表們的言論，終於把擬議中的任意否決之權改成謀求一致的義務，改成尋求同意的解決辦法，使因觀點不同而起的爭執得以克服的義務。倘若雖竭誠設法而仍然不能獲得解決辦法，那麼正當的途徑便是注意幾種同樣合法的辦法之間有什麼分別。這一點非常重要，要請大會注意。由適用大國一致原則而表現出來的異議，可能合乎正當手續，然而使問題無法決定，這種異議必須提出同樣合法的幾種辦法以供抉擇的方式，而這幾種辦法須都不違反憲章的規定。否則在金山會議所簽訂的憲章就成了一種不合邏輯的荒謬文件，因爲若是那樣，任何一個大國不但有權使多數的意志不發生作用，而且它還有比這更嚴重的權利，可以使憲章所有規定全失效力，把憲章變爲一紙具文。

一〇．一定會有人說，這種否決權是否合法的概念與否決權本身的概念並不符合。自然這與蘇聯所推演出來的、蘇聯想使用否決權的方法不符；但它與憲章的明文並無不符，尤其與討論這一重要事項的歷史背景並無不符，此外，我還要補充一點——

¹ 參閱准許申請國加入聯合國(憲章，第四條)，諮詢意見：國際法院一九四八年彙報，英文本第六十四頁。

將來有必要時我可以證明此點——它與大會通過題爲“聯合一致共策和平”的決議案[三七七(五)]後所樹立的先例，並無不符，因爲那個決議案實際上已把用意使聯合國無法執行其懲戒侵略之最高使命的否決權，完全禁止，完全取消了。既然如此，阻止大會執行准許申請國入會那項重要任務的否決一權，也同樣可以取消廢除。

一一．我當然知道祇有按照憲章本身所規定的原則才能修改憲章。我們現在必須避免對於否決權作過於廣泛和錯誤的解釋。我們祇是要問：是否在公然違反憲章的情形之下還可允許使用否決權？這是大會必須決定的一個問題。我們已給予安全理事會最後一次機會就大會依據國際法院權威意見所提正式解釋嚴格適用憲章的原則。蘇聯既然拒絕接受大會所提供的合法解釋，大會當然有權判斷、估量和審查安全理事會的表決情形，並考慮理事會是否已有足夠的多數進行關於申請國入會問題方面必須履行的任務。

一二．有人將表示反對，說大會無權解釋憲章，試問如果大會無權解釋憲章，對於解釋憲章我們有沒有其他辦法？安全理事會的任務原在執行憲章簽字國所託付的特定工作。所有憲章簽字國和隨後加入的各國，不是都派有代表出席大會嗎？其實我們的困難非常清楚：我們要不是在難題當前時不作任何解釋，祇是宣布在若干情形中憲章不能適用、憲章毫無用處、憲章不起作用，因此國際關係中最有意義的一方面即謀達會籍普遍理想的工作，祇好停頓下來，使得同意確有一個機關能於諮詢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的意見後解釋憲章，而這個機關便是大會。大會如放棄解釋憲章的權利，那便是由自己的決定喪失了最高地位；大會此舉就等於不可思議的自貶身份、違反自然的自殘手足、而且自己承認毫無法律權力，與憲章的文字和精神以及人類良知完全背謬。祕魯代表團保留在適當時機提出提案的權利，俾大會得解決這個影響我們的工作效率和我們在全世界的威望的嚴重問題。

一三．由於亞洲戰事的慘痛流血經驗，我們得到了人類團結一致的一個強有力證明，這也算是一種補償。遠在朝鮮的戰事不但對於亞洲，而且對於西方國家和美洲都有深遠的影響，這不但得感謝技術的進步縮短了距離，而且更是由於人心之振奮，到處相同。大家都體會到世界一家，善與惡不限於一個區域，亦不拘於一種形式，分辨善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一個心理上的和道義上的因素，其

重要無法估計。聯合國所以全體一致——當然不能計算蘇聯衛星國這例外情形——投票贊成譴責侵略者，並且一再表示停止敵對行爲和謀求和平的願望，就是基於這種精神。這種團結一致的精神成了一種新因素，要等到歷史背景比較清楚時，才能估計其價值。但是事過境遷，一旦情勢複雜，這種精神便會渙散分化。我的責任不是在這裏研討分析破壞團結精神的各種情況，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倘若聯合國希望處理當前的問題能獲實效，並希望維持本身的威望，就得謹慎保持這種團結精神。西方國家，美洲各民族和亞洲、非洲、大洋洲各國必須步調一致向前邁進，因爲祇有這樣我們才能生存，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得救。我不相信西方國家和原係殖民地人民、後來受了那些國家之扶植、贊助和支持而獲得自由的民族兩者之間真有鴻溝存在、真有無法解決的困難。

一四．我們拉丁美洲國家處境特殊。一方面我們和西方國家在一起，因爲我們的人生觀相同，正義觀念相同，愛好自由矢志不渝的觀念也完全相同。另一方面我們又和其他各洲人民在一起，這是因爲在趨向的獨立的路上，我們比他們在先，可以說誼同手足，他是由於在經濟情況方面，我們仍須繼續發展，達到真正自由獨立的境地。所以我們佔居中地位，可以在力圖復興振作，期望結成一個整體的古老的歐洲——這種努力，我們非常贊成，誠願他們早日完成目標——與和我們一樣亟欲完成其使命的各民族之間，做融通的工作。我們相信一個團結一致的歐洲必定會在廣泛國際合作的原則之下採取不含侵略目的的政策；我們向跟着我們走向自由途徑的亞洲、非洲、大洋洲的兄弟們說：如果與聯合國並與我們儘量合作，他們就有很多機會可以完成願望並與歐洲各國取得諒解；如果捨此他求，任何其他政策都會使他們背離這個顯著的目標而踏入歧途，不但他們的經濟資源會受損失，而且他們本身的政治獨立也會遭到威脅。

一五．許多代表團都曾在此地有力地提出若干核准設立的技術委員會所提供的驚人數字，來描述地球上大部分居民的貧困情形。這種悲慘的局面，使我們想到兩次世界戰爭中耗費毀滅了多少財富爲了避免第三次世界戰爭，又不得不用去多少財富。照著名經濟學者的估計，兩次世界戰爭所消耗的資本足可使世界經濟情況完全改觀。現在我們更不相信應該用經濟的觀點來解釋歷史演變，就是說所以會發生戰爭慘局，純粹是由於經濟和商業利益。在和平

的局面之下，不但人類正義得以伸張，而且實際利益和物質享受都可增進。戰爭恆有其心理原因。人之偉大，貴能教化，但最不幸的是竟受支配慾驅使，也就是 St. Augustine 在天國一書中用不朽的文字所描述的不可克制的爭奪慾。這種不可克制的爭奪慾望利用人類輕信神話忍受壓迫的無限度的容忍能力。

一六．凡受了幻想欺騙，一方面又受主子壓迫的人民，自然會犯大錯，想把這一套幻想和壓迫加諸其他人民。這是歷史的慘痛教訓。創造科學的先知先覺曾教我們控制自然，又教我們消除神祕幻想追求真理，但是他們的這番努力無濟於事。所有高尚宗教教條都勸人相敬相愛有如兄弟，也未發生多大效果。人類歷史上這兩個光明的成就都為支配慾的陰影所籠罩，這種支配慾毒害甚深、蔓延極廣，人類無時無刻不受其威脅。雖然我們分析文化哲學發出這種悲觀論調，可是我們仍然要問：真理既是不誇大的、可以證明的、前進的、相對的，而且肯徵求和了解他人的意見，處處與別人合作，那麼我們能不能希望真理會制服捉摸不定、撲朔迷離、變幻莫測的神話和烏托邦的妄想呢？世界所有人民必定因身遭受苦痛而激起四海一家的和平思想，可是我們能心不能希望它會節制或抑止若干國家統治者專橫霸佔的慾望呢？我不願以悲觀的論調來結束這些誠懇的問題。

一七．我知道研究馬克斯哲學者已發現那個哲學的要旨在實現消滅國家、建立人間天堂的迷夢和幻想，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經過一個極其苦痛的階段，把國家的權力加強，人民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嚴格管制，同時必須消滅該國和別國的所謂剝削階級，才能達到人類自由的理想，到那時國家便根本不存在了。這樣推演下去，必然的結果是世界革命和全面戰爭。

一八．然而，和研究馬克斯哲學者的結論完全相反，今日蘇聯的最高級人員已在莫斯科大會中確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並存，即在這個講臺上，蘇聯的顯要代表也曾運用他那一向流利的口才，提到並且贊同此種並存的說法[第三八三次會議]，而且還引證他的主子斯大林和列寧的話。我們希望這些宣言會戰勝我剛才所提到的研究馬克斯哲學者的悲觀結論。就事論事，我們不要忽略事實上確有有利因素存在：即現實主義——這是我一向承認的——蘇聯的領袖們不止一次表示過他們尊重現實；再則他們在採取行動前必定慎重考慮各種因素。今

天蘇聯的領袖們充分了解西方國家能夠、準備並決心衛護自己，發動戰爭絕不會一舉成功，不過是全世界毀滅的開端而已。

一九．此外還有一個因素必須注意：基督教影響蘇聯人民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任何政權，無論怎樣使用政治壓力，絕對無法磨滅這一點；我們希望這種諒解、和平與友愛的精神能激發蘇聯的廣大民衆，與蘇聯的領袖們現在必須採取的現實政策配合起來。無論如何，祇要他們具有和平誠意，祇要有協議的可能，我們就應竭力設法合作。

二〇．Mr. CASEY(澳大利亞)：在討論其他事項以前，我也得從個人的立場並代表澳大利亞向完成聯合國會所大樓有貢獻的人們表示敬意。祕書長 Mr. Trygve Lie 曾經讚過別人的工作 [第三七六次會議]。但是我們會員國能夠在這個組織極其健全的永久會所安頓下來，要歸功於祕書長的專心和堅忍者，亦不在少。

二一．其次，我要慶賀本屆大會主席的當選。澳大利亞歡迎當選的主席因為景仰他個人，同時又因為他是加拿大人。以主席的公正幹練，領導有方，我們相信當前重要問題的討論，一定會公平迅速地順利進行。

二二．我們議程上的許多重要項目中，以遭受戰爭浩劫的不幸的朝鮮這個問題為最重要。我想在十月十八日[第三八三次會議]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在這個會議廳裏所發表的長篇大論中，這是大會多數會員國都會同意的一點。

二三．我們在這裏開會，戰士們却在戰場上作戰拚命。我們接到波蘭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A/2229]。我們也曾提到 Mr. Vyshinsky 的長篇議論。但是他們的辦法在什麼地方呢？他們都沒有提到阻礙停火實現的癥結所在，即強迫或根據志願遣返戰俘的問題。對於朝鮮問題，大會不能僅僅通過一個決議案就算了事。讓我們撇開表面文章，拆穿朝鮮問題的事實真象吧。停止朝鮮戰爭的機構在板門店設立以來已經十五個月了。倘若共產黨誠意要和平——全世界人民所了解的“和平”——和談之門並未關閉。

二四．有人或者要建議不再讓現在的聯合國談判員進行停戰談判，而由大會直接處理，或採用其他方法。但是澳大利亞不以為然。澳大利亞完全信任代表聯合國在朝鮮進行停火談判的談判員。我們絕對全力支持這些談判員。才幾天以前，即十月十

七日[第三八〇次會議]美國國務部部長就在這個會議廳裏說過：

“朝鮮是一個測驗，它不但測驗我們當初採取決定時的勇氣，並且更測驗我們的意志是否堅決，我們的勇氣能否持久。侵略者……現在只想靠意志薄弱者厭戰情緒獲勝。”

二五．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一樣，對於朝鮮不必要的生命與財產損失，表示憤慨。在朝鮮首先抵禦侵略者的軍隊中，澳大利亞的戰士——海、陸、空軍的戰士——也在裏面。澳大利亞有在兩次世界戰爭中都自始至終抵抗侵略的光榮紀錄，我們在這次朝鮮戰爭中也必定抵抗到底。

二六．聯合國一向誠心謀獲停戰，我們的談判員為求協議確曾盡容讓之能事。在紙面上，我們從四月以來就有停戰協定——一切問題都已成立協議，祇剩下遣返戰俘問題不得解決。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決不讓步。我們決不同意強迫遣返俘虜，因為他們恐懼喪失生命或自由，理由正當。就情理和人道而言，誰能抹煞這個立場？

二七．實際上蘇聯軍隊過去的辦法比我剛才所宣布的原則要徹底得多。蘇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致斯大林格勒德統帥的最後通牒上就保證把所有降俘“於戰後或遣返德國或任何戰俘本人志願前往的國家”。嗣後在布達佩斯區蘇聯曾向德軍提出同樣保證。蘇聯某一官方出版物，曾稱後一事例為“最合人道主義的措置”。

二八．大家必須注意我們之採取這項原則並非特別厚愛或關心這些共產黨俘虜。他們以前畢竟曾兇猛作戰，要制我們於死地。事情的本身很簡單，我們要竭力維持一項與自由同樣重要的原則。我從來沒有聽到共產黨拒絕接受我適才所述有關戰俘的原則時提出過什麼正當理由，他們祇是蠻不講理，一味地無禮拒絕。

二九．因為不能達成協議，朝鮮的婦孺，不分南北，所付的代價決不在任何人之下。倘若同意停戰，聯合國便可着手善後和復興事宜，受惠的對象，不僅是南朝鮮的平民，而且也是北朝鮮的平民。他們都是朝鮮人。但是我却從來沒有聽到過蘇聯或共產黨中國提出類似的善後復興辦法。

三〇．有人或許要問——事實上已經有人問過，將來也還有人要這樣問——“我們為什麼作戰？”我想最簡短而確切的答覆莫過於邱吉爾先生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那次戰爭時對同一問題的答覆：“我們若停止作戰，你就知道了”。在朝鮮，我

們已擊退了侵略，而我們所以出來干涉這一事實，就是警告侵略者他們不能無所顧忌地任意蹂躪和欺凌其他國家。他們在朝鮮抵抗侵略勢力，便很可能使他們不敢在他處發動恐怕規模更大、來勢更兇猛的侵略戰爭。

三一．我們對於停戰仍然存有希望。我可向大會保證，澳大利亞代表團一定根據剛才我所提出的原則，在第一委員會中極端慎重地審查朝鮮問題。

三二．我現在要略論聯合國，不論其功過，但論其組織。我懇切認為用未經憲章規定的其他理由阻止若干國家加入聯合國這種僵局，亟應設法打破，大多數會員國都認為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已申請入會的那些國家完全符合憲章第四條的規定。但在另一方面，蘇聯竭力設法要各會員國核准若干其他申請國入會，然而那些國家，在多數會員國看來，是沒有加入的資格的。把這許多合格的申請國拒絕於國際論壇以外，聯合國本身便喪失了一部分能力，不但減少了交換意見的機會，而且減少了聯合國的活動和價值。我們希望增加會員國的數目，這樣一來，聯合國所代表的國家便更多了。

三三．但是我們必須注意聯合國據以成立的憲章。我還記得主席在十月十四日所說[第三七七次會議]的警語，他說：“我們應當牢記聯合國不是一個太上政府”。不錯，憲章允許我們討論許多問題。但是在金山會議時大家都同意限制討論的範圍，否則要是範圍太廣，討論便不可能結束，也無法獲得結果。我認為我們必須把憲章看作一個整體；要不是其中許多規定互相關聯的話，有許多會員國也不會在金山會議接受這個文書了。關於這一點，我指的是第二條第七項，按該項禁止討論各國國內管轄的事件。

三四．雖然憲章曾提到廣泛的人道原則，我想當年出席金山會議各國絕不會因此解釋憲章允許聯合國討論或干涉各國國內經濟或社會立法問題。憲章上所提到的國際福利，是國際合作的一個理想目標，絕不是說聯合國對於須由各國自己立法規定的事項，有權攻擊個別國家。我說這話，與任何特殊情勢的是非都無關。

三五．我要特別強調，澳大利亞政府認為憲章必須像上面所說視為互相關聯的整體。至於說儘管有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聯合國仍然有權討論憲章所提及的任何事項，縱然聯合國並不能據以作成建議，這種解釋在我們看來並不符合國際事務合作機關聯合國的最高利益。

三六．我們之間有許多代表都認為過去幾年，尤其是過去兩三年，我們不但討論過未經憲章規定的事項，而且曾就那些事項作成具體建議。大會第四委員會尤其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第四委員會常常違反憲章，要會員國接受其意志。這種態度根據一種暗示，就是那些負責管理非自治人民和託管領土的國家決意要爲了私利祇想維持現狀。事實上各負責國家都曾遵照當年簽訂憲章時那些國家和聯合國所有其他會員國所接受的原則，忠實履行憲章所規定的責任。實際上，若干殖民地或非自治領土的情況要比有些發出苛刻批評的代表本國的情況還要好一點呢。

三七．世界上的人已聽慣了對於所謂殖民政策的攻擊。因爲這些攻擊的起源是所有會員國對非自治人民權利的關切。然而所謂殖民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成績，也有許多值得自豪之處。正如 Mr. Acheson 所指出，在過去十年中，有六萬萬二千四百萬人民獲得完全的自主和獨立。其餘各民族，也都循着事實上早已存在並經聯合國憲章重新申明的原則漸漸走向自治的途徑。敘利亞、黎巴嫩、約旦、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以色列、朝鮮、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利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都是新興的國家，這就充分證明了殖民國家確有扶植的誠意。

三八．共產黨的宣傳說那些負責管理未臻自治程度各民族的國家，它們惟一的目的祇在剝削。這種表面上很動聽的說法，是想叫人相信民族願望就是共產主義。可是對於這些人民，共產主義所許諾的祇是在自由尚未得到以前，先把自由抵押掉，祇是等待死亡而已。

三九．幸而民族運動領袖們已經有了前車之鑑。他們看到像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各國這種國家的光榮獨立，竟成了一個悲慘的回憶——我們希望這種現象不會長此存在。戰後殖民國家扶植了不少國家獨立，它們之中有許多國家派有代表出席今日的會議，而蘇聯却至少吞併了七個國家。倘若相信共產主義會帶給我們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幸福，那簡直是荒謬之至。

四〇．敵國澳大利亞在五十年前不過是些殖民地。澳大利亞和其他殖民地國家受了大不列顛的保護，在人力、金錢、市場各方面均得幫助，逐步經營，終於成立了一個完全的代議自主政府，無論對內對外各方面都有充分自主權利。

四一．非自治領土獲得獨立的時期過早，反而有害。一個民族在運用自主權利之前必須能採有效的防禦措施、必須懂得管理經濟事務。再則必須有擔當重任的領袖人才。否則自治的結果會演成紊亂和窮困的局面，徒然成爲共產黨滋生蔓延的地方。

四二．有些國家批評我們，責問我們爲什麼不爲非自治及託管領土提供規模遠過它們之中有些國家之設施的社會事務。關於這一點，我要請批評我們者注意聖經上的教訓：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爲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人論斷……爲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雖然還有許多話可說，我也用不着多說了。

四三．事實很簡單：就澳大利亞而言，我們完全承認我們所接受的對於巴布亞和新幾內亞領土土著居民的責任。和過去一樣，我們必將履行這些責任，無論是這些責任的明文或精神，我們都會顧到。倘若有任何人設想我們履行這種責任爲的是自己的私利，我可以告訴他，自從澳大利亞接受託管協定所賦與的管理新幾內亞的責任以來，澳大利亞本土爲這些受管的領土實際上已用去了一四,九〇〇,〇〇〇鎊之多。每年我們補助這些領土的款額數倍於各該領土本身的收入。

四四．凡是曾和若干國家的原始民族有接觸經驗的人，都會同意使那些民族接受我們津津樂道的所謂文明這工作，如果進行過急，反而會貽害無窮。雖然有許多重要事項可以並且應該立刻辦理，然而也有不少事，倘若是爲了那些民族本身的前途着想，祇能按步就班慢慢做去，不宜操之過急。

四五．我們得承認過去十年中享到完全自主權利的許多新興國家在行政方面所遇的許多問題和困難。這些國家之中有許多國家尙在產生最能適合各該國本國情況的政府。工業發展的程度和生活水準因各國情形不同而大異。倘若有些國家有能力幫助新興國家，提高新興國家的生活水準，就應毫無條件地幫助它們。新興國家之中倘有不願接受協助的當然可以不接受。沒有誰會強迫它們非接受不可。然而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現代生產技術一定會對於它們很有幫助。

四六．共產黨慣於宣傳說技術協助不過是殖民政策的另一方式。這當然不是事實。技術協助是爲了共同的利益。不僅從事經濟發展國家的人民直接受惠，其他國家也沾受利益。糧食和物質的缺乏，是

全世界的問題，不祇是某一區或某一國所獨有的問題。

四七．蘇聯向來沒有提供世界其他部分任何技術協助，一直到最近才給予有限區域以此項協助，這顯然是爲了本身的政治利益。蘇聯從未參加過聯合國的任何經濟和人道機關。蘇聯從未對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濟基金會和國際難民組織有什麼捐助。這些都是事實，值得我們一提再提。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還有幾分獨立主權的時候，它們曾有所捐獻，然而試看最近三年，這些方案的經費沒有分文是來自東歐各國的。蘇聯是一個擁有將近二萬萬人民的國家；而敵國澳大利亞僅有八百五十萬人口。對於聯合國所主持的和其他救濟協助方案，澳大利亞所捐助的與業已認捐的款額不下於一萬萬八千萬美元。蘇聯並未捐獻分文。這是我們引以爲榮的紀錄，和蘇聯的紀錄可作一顯明的對照。

四八．我現在想就糧食問題說幾句話。全世界缺乏糧食，情形愈來愈嚴重。糧食生產趕不上人口的增加。按照聯合國調查所得數字，目前平均每人可得糧食較之一九三九年要減少百分之五。人類最緊要的工作，第一是維持和平，其次便是增加世界糧食的生產。二十年前國際聯合會報告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營養不良。最近世界人口每年約增三千萬，而各國可以輸出的剩餘糧食數量則有減少的趨勢。各國和各區域都應個別謀求補救之道，而技術協助與其他足以增加生產的辦法，尤應儘先注意。

四九．世界主要糧食輸出區域是北美洲、阿根廷、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然而這些區域輸出糧食的能力近十五年總計起來却已減少。這些區域中祇要有一個區域收成不佳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局面。

五〇．在澳大利亞，我們用盡方法促進鼓勵增加糧食生產。這一點用不着我細說。不過我們苦於缺乏資本——這是最優良的肥料。倘若資本充足，我們久後必能大大地增加糧食的生產。額外資本如有着落，此項資本和移民入境、灌溉、糧食生產各項目如配合得當，我們在澳大利亞實大有可爲，再則要是我們目前因受共產黨侵略威脅迫不得已而重整軍備的重負如能減除，也可增加發展的速度。但是我們短少主要灌溉工程計劃的資本與澳大利亞大量增產一事成敗的主要關鍵——開發新地——的經費。撇開國內的情形不談，澳大利亞和英邦協其他國家——大不列顛、加拿大、紐西蘭——同樣關切其北面亞洲大陸各國的糧食情況。在哥倫布計劃之下，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竭盡所能，在種種方面，尤

其是糧食計劃方面，出力協助。美國也曾積極出力。同時國際建設復興銀行也支助目的主要在增加亞洲大陸糧食供應數量的發展計劃。

五一．Mr. Vyshinsky 看到世界糧食缺乏的情形好像有點幸災樂禍的樣子。在我們民主國家全力以赴設法補救的時候，蘇聯祇是袖手旁觀不出一點力量。實際上在列強之中祇有蘇聯才能夠幫助解決這個糧食問題，尤其是亞洲南部和東南亞的糧食問題，然而蘇聯卻沒有出一點力量，也沒有表示過準備有什麼舉動。

五二．歸納上述種種，答案不是很簡單嗎？我們民主國家確認有糧食問題存在，盡其在我儘量自動協助關係各國政府。反觀蘇聯之所以着重這個問題顯然是想借此製造疑慮與恐懼，實際毫無舉動。因此我們便祇有設想蘇聯並不希望問題得到解決，倒是希望問題不得解決，因此便可醞釀不安的空氣。換句話說，蘇聯惟恐天下不亂。

五三．我想簡略地說一說蘇聯製造仇恨的宣傳攻勢。我們都很熟識細菌戰爭、帝國主義、種族歧視這一類的非難。顯然蘇聯企圖在英美之間劈開一條裂痕。如果真的如此，這倒是我們之間許多國家休戚相關的事。幸而英美合作有如鐵砧，鐵鎚打上去祇有自取損傷。我相信這塊鐵砧也能夠抵得住鐵刀。

五四．星期六早晨，我注意聽取蘇聯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講詞。豈知內容還是那一套。這一點我想大家必定同意。其中大部分是譏言中傷，是蘇聯多年來的宣傳技倆。他斷章取義，引證文句，想證明美國祇希望戰爭，美國整個制度全爲了戰爭目的，而且美國不斷發動侵略行爲企圖圍攻蘇聯。他甚至說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最近所訂定的辦法如出一轍，目的也在侵略。倘若 Mr. Vyshinsky 以爲——我相信他不會真的這樣想——太平洋安全辦法會威脅到蘇聯，認爲那項辦法除自衛外尙有其他目的，他大可不必存這種恐懼心理。

五五．近年來民主國家爲了自衛起見確曾在世界各區團結起來。聯合國憲章不但規定而且准許此類結合。我們所以有此舉動，是因爲我們覺得爲應付蘇聯的侵略策略必須有所準備。儘管蘇聯說怎樣裁減軍備，然而凡與蘇聯軍力有關的任何事，其中還沒有一件使我們自覺可以有信心。我們祇有充實力量來建立自己的信心。我們已受威脅，所以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

五六. 我現在要談到和平和裁軍。關於這兩項全人類的理想目標，我們曾經聽到蘇聯說過許許多多的話。我們為什麼聽到這許多話呢，關於這一點我得請大會注意一九四五年蘇聯政府官方出版物“外交史”一書。那本書一便很坦白地說明了從事此類宣傳的動機。我引證一兩小節說明蘇聯多麼冷酷地重視某種卑鄙宣傳的效用：

“利用裁軍思想及爲了自己的目的從事廣義的和平宣傳，也是這一類以崇高的原則掩飾掠奪動機的策略之例子。

“自古以來，裁軍這思想向來都是那些忽然‘愛好和平’的政府企圖以外交詞令掩飾真正動機和計劃的最喜歡用的騙術之一。”

五七. 我想關於蘇聯對世界所採態度，與其近年來宣傳的言論，沒有比這更刻毒、最坦白的話了。上星期六 Mr. Vyshinsky 特別痛罵美國，我以為他自己所說世界各國不但應該而且可能在和平局面之下共存這種話，已因此成了可笑的矛盾。

五八. 試比較他的非難之詞和下面所引述載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蘇聯新時代 (*New Times*) 雜誌的一段話，其中告訴國外讀者：

“蘇聯一向訓勉其公民，務須尊重他國並與他國和睦相處，誠意合作。蘇維埃的生活方式絕不容許敵視他國人民的宣傳，更不要說仇恨他國人民的宣傳了。”

蘇聯報界竟然發出此種不幸的矛盾論調，我希望不要有任何蘇聯代表因此笑得睡不着覺。

五九. 請讓我對美國在朝鮮從事細菌戰這個離奇的控告說幾句話。當然這類指控業經多次明白否認。這類控告初次提出時，美國便建議舉行公正調查，但是，大家都知道，這項建議竟被拒絕了。

六〇. 就我個人而言，曾詢問過澳大利亞研究病菌和傳染病的權威 Sir Macfarlane Burnet，他的名望和經驗全世界科學界都很景仰。他答應我可以引證他對於在朝鮮從事細菌戰的指控所表示的意見。他曾說過下面的話：

“用這類方法傳染疾病的整個問題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文獻中曾作詳盡和公開的討論。一般細菌學者都認爲播種傳染病，希望其在敵方流行猖獗，這種企圖是一定不會有結果的。

“稍有見識的細菌學者都不會相信投下一些傳染鼠疫的跳蚤或傳染斑疹傷寒的虱子會發生什麼作用，最多也不過是引起極輕微的心理

作用或無關緊要的煩擾而已。傳染病能否傳播，幾乎完全視當地人民的情形而定。

“至於在鼠疫和斑疹傷寒業已存在的區域，如北朝鮮和滿洲，傳染病是否會流行就要看人口密集的程度、老鼠的數量和人民感染的情形如何。

“但是無論使用何種方法，有計劃地散播傳染病菌祇能發生極其輕微的影響。在軍事方面絕不可能發生重大作用。任何擔當責任的軍官都不會發布採這一類行動的命令。”

我這裏保存着 Sir Macfarlane Burnet 關於這個問題比較詳細的長篇陳述，將來在更爲適當的時機，即在負責處理這個問題的委員會進行討論——我相信一定會討論的——的時候，可以提供大家參攷。

六一. 向蘇聯呼籲請它放棄正在進行的那一套宣傳攻勢，顯然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大會已經通過決議案不許從事鼓吹戰爭、不許從事戰爭宣傳並不得捏造歪曲事實的報告，但是犯者仍然置之不理。我們能夠並且定必答辯蘇聯政府所提控告，並痛加駁斥，但是世界上的人一定會注意到我們並沒有運用蘇聯政府那一套誹謗宣傳來控告蘇聯人民和在蘇聯掌握中各國人民。

六二. 全世界的人民本應設法互相了解。憲章要我們做到的就是這一點。可是憲章的各項宗旨，尤其是“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和“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已爲有些國家所藐視，其中竟有聯合國的會員國。這些宗旨已被我們聯合國內有些代表玩弄成了什麼笑話！就是多半是他們自己所發動的關於像戰爭宣傳那一類問題的決議案也被他們玩弄成了什麼樣子！要是有什麼事可以在這個世界引起戰爭的話，這件事就是在各民族間播種仇恨的種子。

六三. 住在喜馬拉雅山麓的若干民族間流傳着一個故事，大意是：“有一天我在山脚下步行，遠遠看見一個東西，我以為是一頭野獸呢，走近些一看，是個人，再走近一看，原來是我的兄弟”。從喜馬拉雅山麓到我們這個現代的會議廳當然路途遙遠。但是倘若我們要想求得世界和平和民族間的諒解，各國政府最好記住這個簡單的民間故事。

六四. Mr. SILES ZUAZO (玻利維亞)：我首先得說明我現在向大會致詞，深感興奮和焦慮；值此另一屆會議開幕之時，大會充分明瞭它自己在力求能夠繼續存在下去，爲負有爲全人類建立真正和平一項使命的最高國際機關。玻利維亞的思想家 Franz

Tamayo 曾經說過，“行使權力不能不負責任”，不幸掌有無限權力，因此亦負有重大責任的各大強國在行動上因須嚴格符合本國對內政策，竟然無法奠定穩固和和平的基礎，使他們自己與別國的人民能希望有比較好的前途。

六五．但是對於如何解除大國間衝突一問題，我們知道我們是小國的代表，可以出力的地方不多，或竟可說是無能為力，因此我們的興奮變成了焦慮。然而同時我們也知道目前世界經濟、政治、社會制度正發生重大變化，任何國家，即使是蕞爾小國，對於趨向統一世界所遭遇各種問題不能再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聯合國正從事建立國際友好關係的工作，我們小國責任攸關，亦應積極合作。聯合國是有史以來研究和計劃如何改進未開發國家經濟及社會情況最完善的國際機關。聯合國從事煩重而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且繼續不斷地謀求解決未開發國家重要問題，這種羣策羣力的精神真是史無前例，可說是聚合各方優秀人才為全人類服務。此外，我們並相信倘能團結一致將來全世界人民生活便可改善，因此世界不同區域經濟便可相輔相成共同繁榮起來，各國經濟自主權利、民族自決原則也都能受到尊重；我們這種信念愈來愈強，因此大家便可看出發展落後國家最希望各大國間的衝突能夠切實解除，也就是最希望真正鞏固聯合國本身。

六六．聯合國的研究團體，在尋求持久和平的穩固基礎時，曾經指出當前急務在促進發展落後國家的開發。祇要世界上仍有在經濟方面遭受剝削、在政治方面未能取得自主地位的民族，便會發生危險的現象；聯合國無論在進行討論或作重要決定時從來沒有忽略這一點，由此可見聯合國已完全接受了研究團體那種看法。就玻利維亞而言，目前時機成熟，正可按照聯合國就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所定目標和作成的建議順利展開工作。倘若這樣，那末其他處境相同的國家必定會密切注意這種發展的機會和發展的經過。

六七．前幾天〔第三七九次會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任期屆滿主席，即智利代表團首席代表，曾在他那坦白而極有見識的講詞裏提到發展落後國家死亡、健康、營養方面和國外貿易虧絀情形的驚人統計數字，並且提及美國原料政策委員會提送總統的報告書。他引證報告書中錫、銅、錳、鋁、石油、鋅蘊藏量的統計數字和未來二十五年消費的估計，說明“世界各國，尤其是工業國家，將來仰賴自發展落後國家輸入原料的程度愈來愈大”。玻利維亞這一類

礦物和植物原料極其豐富。截至目前，祇有錫礦曾經大量開採，玻利維亞錫的產量居世界第二位。

六八．自從西班牙遠征軍佔領目前玻利維亞領有的土地後，原先印加族的農業經濟遭受破壞，一變而為鑛業經濟，而在鄉區中則強行封建制度。因此，在殖民時期中，波多西城(Potosi)富庶之名竟傳到美洲和歐洲那麼遠的地方。然而奇怪得很，這種財富竟使製造國的人民遭受窮困。當時犧牲了千百萬印第安農奴的生命，用盡方法儘量開採提鍊銀鑛，原來是為西班牙帝國征服計劃籌供經費，所以才會有這種明顯的矛盾現象。

六九．二十世紀，錫為工業發達國家發展所必需，經營錫鑛者在玻利維亞建立了一個經濟帝國。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在敵國的政權穩固後，就跑到外國去，取得外國的國籍，企圖施用外交壓力以鞏固其政治勢力。此外，錫鑛企業家又與壓榨印第安農民勞力為生的大地主與地方上的小政客勾結在一起；這樣事實上便形成一個錫鑛封建制度，他們任命傀儡為總統、議會議員、法官和外交人員已有半世紀之久，這批人被僱用來統治敵國人民，從事半殖民地方式的剝削榨取。因此雖然總算有了政治獨立之名，可是殖民時代玻利維亞那種不合理的矛盾現象仍繼續存在，就是一方面天然資源異常豐富，一方面却又民不聊生。

七〇．下列總計數字，出自聯合國正式文件，可用來說明玻利維亞的實際情形。生殖率千分之四十五，一般死亡率千分之三十五，嬰孩死亡率竟高千分之五百。至於營養，玻利維亞人每日飲食所得熱量為一，六一二卡路里。收入每人每年平均得七十三美元。受教育的情形，全國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每人每天的平均工資在五角美元左右。

七一．然而對比一下下面的情形便迥然不同：據數年以前的估計錫鑛企業家 Simón I. Patiño 的個人財產超過五萬萬美元，一九五一年 Patiño 全家所繳附加稅(按照估計利潤徵稅)總計五三，二一七．〇八玻里維亞諾，相當於二百五十美元左右。另一“錫鑛大王”Mauricio Hochschild 並未繳付分文附加稅。再說 *La Razón* 日報的財產價值二十五萬美元左右，其所有人 Mr. Carlos Victor Aramayo 一九五一年繳納了附加稅一八六，九七一玻里維亞諾，約計九百美元。

七二．這種不合理、不人道的經濟特權制度之下，極少數人任意運用政治權力剝削三百萬人民，這種情形已經存在半世紀之久，實在是玻利維亞正常

發展的一大障礙。事實上要是沒有國外勢力在背後鼓勵操縱，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就不會維持那麼長久。由於人民不滿於這種狀況，並為爭求玻利維亞的自由和進步，十五年前中產份子、工人和農民便團結起來，從事解放運動。他們取得權力，並未得到“錫鑛大王”承認，而是由人民選出，有武力作後盾的。他們絕不祇是另一尋常的政黨，只等候命令去伺候錫鑛封建太上政權，或像過去一樣利用軍事政變的機會，為領袖的私利，收拾生產工具所有人吃剩的殘羹，這種全國解放運動是自發的，是玻利維亞和拉丁美洲情勢的必然反響。受鑛業支配的封建制度主持人物立刻感覺到如果讓這批有組織的人民在玻利維亞政治舞臺上站住腳，就會威脅到他們的生存，因此他們使用盡方法百般阻撓，務使這個運動不得成功。不承認也是他們的方法之一。玻利維亞人民的種種權利所以被無情地剝奪，——尤其是最近六年來——原因在此。成千成萬的工人、農民和中產份子都因名列僱工黑名單而失業、窮困以致於家道衰落。他們遭受警察國家的虐待並且成為集體屠殺的對象。最基本的人權被否定、破壞；同時人民受到政治方面的毀謗中傷。雖受陰謀和強迫手段破壞卒能以選舉方式表現出來的民意仍然不能受到尊重。

七三．然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走向自由和進步的途徑是大勢所趨，絕非人力所能阻擋，不然的話，全世界便會永久捲入戰爭和貧困的漩渦之中。在玻利維亞，和平進化的階段業已結束，玻利維亞人民經過一番浴血英勇鬪爭，繳銷了敵人手中的武器，推翻了鑛業封建制度。這次勝利，一切情形均極其入道；戰事結束，戰死者均以基督教儀式埋葬，敵國人民，剛勇而寬厚，對於往昔敵人，一概饒恕。他們絕未鎗斃一個人，也沒有採報復行為，剝奪或毀壞敵人的財產。玻利維亞的革命，的確是沒有仇恨的革命。

七四．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聯合國與玻利維亞按照聯合國為促進發展落後國家的發展所訂技術協助方案締結了一項協定，這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實驗。這項協定實已越出技術協助的嚴格範圍，幸有此項協定，玻利維亞便可接受行政協助，希望能夠重新建立本國的公共和財務行政制度。鑒於當時在鑛業封建制度之下公共行政方面的紊亂現象，聯合國在行政方面願意提供技術協助當然是合乎情理的。人們絕未想到公共行政之所以紊亂正是掩飾鑛業及效勞鑛業的政府官員舞弊情事的一個方法。因此玻利維亞人民對聯合國此一步驟表示相當疑慮。

他們指出此舉無形中否定了玻利維亞自主和獨立的原則。當然，自主和獨立的形式仍然保存，此種代管玻利維亞行政的辦法在外表上看起來祇是為從事此項工作的顧問所訂定的規則而已。但是玻利維亞人民一眼就看得出來這種干涉雖然對於玻利維亞有實惠，然而卻與本國一貫原則牴觸。現在敵國政府有鑒於全國人民的這種意見，準備就上述協定提出意見，並擬在不損害本國尊嚴的原則下修改該項協定。但是我們提出這些保留條件並無廢棄業經簽訂的技術協助協定之意；在玻利維亞的歷史上目前正當新時代伊始，玻利維亞更亟盼能夠獲得技術知識的所有各種好處，俾得從事開發工作；我們不應忽視，玻利維亞地大物博，不但對於世界增產計劃，可有貢獻，而且亦可安頓大批移民。玻利維亞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中有若干不利因素削弱了它的力量、延緩了它的發展——如地理形勢、稀少人口、及其位置不在國際貿易交通線上等等。但是玻利維亞內部紊亂主要是由於其財富在標準的半殖民地形式下被剝削的緣故，而半殖民地國家祇有在國際卡特爾的管制下才能生存。

七五．然而聯合國主管機關處理提供玻利維亞技術協助問題所用標準和我適才所作分析完全不同，我準備就這一點發表意見。當初玻利維亞和聯合國訂立協定所根據的報告並未備載一切必要的資料，因為供給那些料資的人祇想維持加強剝削鑛業及玻利維亞工人的情形。因為鑛業不但是玻利維亞經濟的主體，而且是惟一的積極工作，僅僅治標是不行的，否則經過一個長時期祇有加深行政紊亂、政治不穩定的程度，因此改革必須徹底。上述報告書中有兩大缺陷：並未載有關於在玻利維亞設立錫鑛及其他鑛物化煉廠方法的資料，其次，又未載有鑛業工作情況的批評意見。倘若忽略這兩件事，就不能對玻利維亞經濟作客觀的研究。不幸事實上確未顧及這兩件事，結果在聯合國提供玻利維亞技術協助方案中便顯然發生漏洞。然而所以致此也不能責怪技術特派團，祇怪在進行調查的時候玻利維亞的政治情勢特殊，因為那時的政府完全受各大鑛主的支配，為了特殊利益把事實的真相掩飾起來，誘使專家們按照各大鑛主所擬訂的計劃行事。

七六．由於上述種種，可見玻利維亞人民亟願享受聯合國協助之利。聯合國及其各專門機關可以做的事很多，不但玻利維亞受到實惠，而且全人類都可蒙受利益，這一點最為重要，因為全世界都渴

望能夠設法改良生產方式，務使與人口的增加取得平衡，俾得消除飢饉及貧困的現象。

七七．玻利維亞自解放者領得一塊幅員廣闊地利肥沃的土地後，隨時可為人類服務。我以為玻利維亞的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國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影響世界各國的問題；這話一點也沒有誇張與技術協助有密切關係的那些問題的重要。再說玻利維亞問題之所以值得大家特別考慮，有一特殊理由：即問題起於衝突，而這個衝突是外來因素所造成的。目前正當內部積極謀求改革經濟制度之際，玻利維亞不但需要，而且要求出席大會各國給予解決其基本問題所需的助力，使玻利維亞人民所作犧牲不致像已往那樣毫無結果，玻利維亞人民在地理方面要克服不利地位所產生的障礙，在政治方面要推翻企圖使玻利維亞永久淪為半殖民地的國際勢力，那種積極發奮的精神真是無可比擬的。

七八．玻利維亞過去所讓與的特許權居然造成了一個公然違反本國利益的勢力，依照玻利維亞的憲法和鑛法，國家當然有權取消此項特許權。我們的法律規定，此項特許權的取消及撤回可按照兩項憲法原則：財產的社會任務及公共利益。各會員國的憲法都完全承認政治獨立原則。沒有這項法律的及民主的規定，國際機關便不可能存在，然而事實上同時存在着祇承認力量的經濟勢力。因此要調和小生產者和大購買者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困難。誠然，過去已有現在仍有生產者的組合存在，然而在購買者方面同樣也有壟斷的組合。一國之中有了這些力量，要是沒有準備，便很容易顛覆。撇開這些因素不談，有些全國經濟倚賴一二主要商品的國家要受到勒索政策的限制，其目的我認為是完全不合理的。在這種政策之下，商品稀少，需要增加時則用人為的力量降低價格，待商品的供給增加時則拋售於自由市場，對於若干主要商品採用此種政策顯然威脅到發展落後國家的安全。而且無論大中小各國，其國際經濟關係原應依據互惠合作原則，採用此種限制及勒索政策，就破壞了這項原則。因為有這種不公平的關係存在，就必然會發生國際爭端和國家解放運動，來糾正這種錯誤。

七九．在玻利維亞解放運動之下，玻利維亞人民堅決決定依法將大鑛收歸國有，這是玻利維亞實行統制經濟的第一個步驟。經營鑛業所得利潤將用作從事下列事項：提高生產水準；實行土地改革，使農民得充分參加全國經濟生活；創辦新工業以便開發其他鑛產、其他動力、其他天然資源；提高生活水準，

使全國人民均能享受文明的果實。如果政治獨立有經濟自主作後盾，玻利維亞便可維持社會秩序，獲得進步；這樣必定直接有利於美洲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發展，間接幫助完成聯合國為類似玻利維亞的國家所定的目標。這項重大改革，其成功的程度如何，將來必定會在聯合國和共同謀求進步與自由的各發展落後國家內反映出來。因此我要請購錫國家了解實際情形；同時我相信和玻利維亞遭遇同樣問題的那些國家一定會採取一致行動。玻利維亞代表團提出一項保留，倘若在鑛業國有時期國際情勢影響到玻利維亞，那末便要在進行一般辯論時再度發言。在作結論時我要提到一個一般國家都很關切的問題。

八〇．在人類謀求世界和平之努力過程中，集體安全制度顯然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實驗。這個制度是避免戰爭消除侵略最切合實際的辦法，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人類曾積極努力務使制度本身益臻完善。和平的真正障礙是影響各大國間關係的不利因素，而大國的命運牽動世界全局。中小國家的希望寄託在道義原則上面，倘若不講道義就不會有和平的空氣，而人類謀求和平也就不可能成為事實。玻利維亞人民深深期望聯合國能建立穩固和持久的和平，並且認為道義和精神原則是人類達到和平最可靠的保證。

八一．Mr. CHARLONE (烏拉圭)：聯合國各會員國人民的代表每年參加在大會所進行的一般辯論，本人此刻發言時，一般辯論的第一階段行將告一段落，本人擬借此機會重申烏拉圭對於聯合國的信念和希望。無論聯合國內外，緊張和衝突的局勢不減往昔，嚴重性不容置疑的新問題亦不斷發生，諸如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發展落後國家要求平等的權利，更多的自由和經濟方面的機會等等。但是，烏拉圭代表團仍然贊同秘書長的說法，認為目前情形較往昔尤甚，祇有聯合國才能為全體人類爭取和平，維繫文明。

八二．正因我們這一代不幸在二十五年中遭遇兩次世界大戰，我們更把和平、合作的希望完全寄託在聯合國上面。這一點尤以目前為然，人類進化到今日，科學的進步無形中縮小了地球的面積，人們憑藉才智也在發現新的能力，這種能力可能大大增進人類幸福，也可能使人類毀滅死亡，造成悲慘的結局，這就要看據有此項祕密的各大國能否維持友善關係而定了。

八三．我們評判聯合國的工作價值，切不可忘記聯合國成立的時候正當世界空前浩劫之餘，局勢

異常紊亂，當時人民自由剝奪無餘，生產工具摧毀殆盡，人類利用創造力量所積儲財富悉受有計劃地掠奪，人格尊嚴橫遭種種最卑劣的侮蔑及凌辱。同樣理由，我們必須讓聯合國有充分時間去完成重大使命，事實上聯合國要解決過去一向未能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過去所以未能解決是由於缺乏容忍諒解精神以及對合作功效的信念，而聯合國憲章就是根據這些原則訂定的。

八四．人類不能立時立刻從混亂糜爛的局面中解救出來，倘須恢復秩序、獲得幸福，就得經過必要的過渡時期，我們目前正處在這個過渡時期，因此我們就應從消極方面評判聯合國，不問它能夠完成什麼工作，但問它能否避免錯誤。先要有容忍精神，友好關係和合作誠意，然後才能採取積極行動。我們深信倘若各國人民和政府共同努力，培養這一類高尚精神，同時聯合國致力於根除侵略妄想、權力貪婪、征服野心等毒害，我們就可具備這些先決條件，按上述那些毒害都是不久以前在戰場上被摧毀的極權主義遺留下來的。

八五．顯然，目前的緊張局面和衝突大半是和約緩不簽訂及業已簽訂的條約草擬的方式所引起的。聯合國究應先行成立，或應俟藉和約的簽訂積極奠定國際關係後再行成立，是一個可爭論的問題。已往國際聯合會是在簽訂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和約時同時成立的，在那種情形下成立，空氣當然較為融洽；但是國際聯合會不能保衛和平、不能維持集體安全，終於失敗了，原因是它缺乏懲罰侵略行為以及國際罪犯併吞第一個受害國家時公開罪行的決心和力量。金山會議所決定的原則是在和談之前先成立聯合國，因為希望各大國能同意與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相符的和約基礎。這種希望至今尚未成為事實，可是我們不能剝奪聯合國衡量判斷各大國對於此事所探態度的權利；對奧國這個具體問題，我們就預備再從事這種衡量與判斷。

八六．我們所以在大會進行辯論，其目的在使憲章的原則能逐漸滲透表達聯合國共同願望的各個機構，以及一舉一動都會直接影響到和平的各大國的行爲。大會每年舉行辯論時，都流露出來一種堅忍不拔的努力，想使聯合國的生命更充滿民主理想及法治精神。我們從事此項工作，得有人類精神力量的支持——即尊重法律和國際正義。這些都是最寶貴的力量，上次世界大戰時，即使在最黑暗時期中，最後勝利必屬於民主國家的人類信念賴有此種力量始終沒有動搖。即在大會之中，因為得到這種

正義精神的支持，我們就克服了聯合國組織上的缺陷，例如否決權，當安全理事會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和情勢無法執行保衛和平的主要任務時，我們還可以援用大會的職權。

八七．我認爲過去聯合國最大的成就是克服組織上的缺陷，這一點我要強調指出。題爲“聯合一致共策和平”的決議案[三七七(五)]便是這一點的具體證據，那個決議案在大會一九五〇年會議中提出通過，烏拉圭忝居提案國之一，實爲聯合國確已廢除了實際上是否決權所授特權的最有力證明。目前情勢變遷，我們再也不能像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²中那樣辯護說否決權是聯合國的基石，倘若取消便會使整個組織解體了。恰恰相反，今日我們可以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否決權會像紡車和銅鉞一樣，同樣成爲歷史上的陳跡，那時在一般人看來，否決權祇是代表以各國地位不平等，強國享受特權，否認法治和道德爲基礎的舊世界的標誌而已。

八八．聯合國需要信任、諒解、合作的精神，我們就根據這種精神評判和論斷世界廣大區域民族主義之興起；他們大聲疾呼要求更大的實際權利、更多的自由和更良好的經濟機會——他們這些願望都是憲章明文規定的民族自決原則之必備條件。人人都能體會到，各民族必須對於一切都有自決權利才能享受自由和進步的果實，充分發揮人格；民族主義真是一個奧妙的理想、時代進展的一大原動力，這是因爲人類最強烈的感情是愛家愛國，自然民族主義便深深刻入人心了。世界各民族激於精誠團結的理想，在聯合國憲章中揭發這些願望，其崇高的目的在使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能享受各方面的自由和進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道各方面。

八九．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我們看到以色列國之誕生。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也成了完全獨立的國家。印度尼西亞是荷印聯盟的一個自主會員，也成爲聯合國的會員國，享有平等地位與自主權利。法蘭西聯盟的協商國家越南、老撾、柬埔寨都取得獨立地位，並已申請加入聯合國。倘若我們再想起聯合國在利比亞和厄立特利亞所從事的工作，我們就得承認世界上有史以來從來沒有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用和平方法作規模這樣宏大、影響這樣深遠的徹底改革。

²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全體會議，第四十二次會議。

九〇. 不幸真正愛好和平的民族爲了必須擊退侵略勢力，藉區域辦法組織合法的集體自衛力量，因此不得不負起重擔——這種負擔當然要比樹立一技共同的國際軍力要重得多，但是這個辦法因爲遭到死硬派的反對已無法辦到了。因有此項重負，原可供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用途的有用資源，即不得不挪充其他用途。顯然，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事關整個世界前途，是一個最重要的久遠問題；我們願預先表明我們對於此事所抱態度和將來採取的立場，把我們已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多次說過的話在此地再提一下。我們認爲倘欲問題得到圓滿而確切的解決，就須儘量利用現有資源和最新方法——雖然用來應付如此複雜而久未解決的問題尙嫌不足——同時顧及各國經濟力量的顯著差別；而所以有此種差別，是由於各國經濟結構力量大小不一，國民每人所得亦彼此懸殊：有些國家的人民可積蓄私產；有些國家的人民簡直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現在有若干國家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過去已有發展，將來仍有發展可能，雖然發展的進度離各該國人民預期的目標尙遠。而在另一方面是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它們的發展大受貧乏資源和低劣生活水準的阻礙。

九一. 就第一種情形而言，那些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國家——我們認爲烏拉圭和其他情形相同或類似國家都在內——全國所得數額都相當高，人民可以節儲私產，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的援助足可應付其經濟發展所需資金。如果我們承認國際銀行放款僅以各國政府或政府所保證的私有企業爲對象——這一層事實上不易辦到，理由很顯明，因爲這些國家在對內政策方面必須尊重不干涉私有企業原則——那末，要是能利用和鼓勵私人資本作確能增進經濟發展的投資，必更能增加經濟發展的速度，從而促使每一國家私人即自由企業所經辦方案，都能實現。我們認爲如果有這樣一個機關，與國際銀行密切合作，並協議訂立標準實施辦法，那麼私人投資者因爲缺乏信心而裹足不前的態度便可改變了。

九二. 至就第二種情形——指發展落後國家其人民處於經濟和社會赤貧狀態中——而言，協助這些國家的人民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提醒他們處境如何不幸，祇是竭力設法消除或減輕他們所受的痛苦。除了業已提及的那些措施外，還須採用其他協助方式如免息放款或甚至於給予補助金。烏拉圭代表團熱烈贊助爲此目的另行規定經費。

九三. 像上次屆會一樣，大會今年的議程上載有兩個極易引起猜疑和反感的項目，這一類項目常常會使人對於爲獲得諒解合作所作努力加以不正確及錯誤的解釋。這些項目涉及朝鮮戰事、朝鮮前途和軍備政策。關於朝鮮戰事，自從擊退侵略勢力後，始終未能打開僵局。蘇聯外長曾在最近〔第三八三次會議〕發言責備美國國務部長於提到光明正大的和平後又說到公正的和平，我們聽了只有一個印象，就是認爲凡是旨在停止敵對行爲恢復和平的計劃，都不能缺少公正和光明正大這兩個絕對不能分開的因素。

九四. 我們可以在此地很坦白地指出，波蘭代表向大會所提議案〔A/2229〕，在我們看來，並不符合這個標準。而且那些提案中並沒有什麼新的見解，也沒有積極辦法，對於辯論的進行毫無補益。特別是關於遣送俘虜返回原籍一點，倘若聯合國爲了要打開目前的僵局，不顧一切，廢棄自己的原則，苟同那項辦法，拒絕三萬多個人自由選擇他們自己認爲可以建立美滿家庭的安樂園地之權，這樣處理既不公平也不光明正大。

九五. 墨西哥代表團對此問題所提解決辦法確能保障個人自由。烏拉圭代表團熱烈贊助此項提案，但同時仍不放棄我們自己的意見，認爲另外還有一個同樣光明正大和公正的解決辦法，即由聯合國指定其憲章責成保障人權的機關去負責解決拒絕返原籍國的俘虜問題。如果說因爲聯合國處於交戰者的地位，就不能履行憲章所規定的任務，就不能照顧那些俘虜，這種說法既不合邏輯，也不近情理。聯合國所採軍事行動是一種特殊行動。這是一個主要目的在防止破壞和平遏止侵略勢力的團體所行使的警察行動。因此，爲交戰國訂定的處理戰俘規則不能適用於聯合國。而且雖然大家都是採取行動的團體聯合國的會員，然而其中有些國家曾派遣軍隊參加作戰，有些國家祇是用投票的方式贊助這個行動、或消極地受此項決定的拘束，這其間當然也可以有分別。

九六. 至於有關軍備和軍隊的政策問題——這是世界和平和進步的基本問題——我們也不能求得解決辦法。我們得承認，祇要是安全理事會負責處理有效管制裁軍和監督原子能不供戰爭用途，問題便得不到重大進展，因爲安全理事會須受否決權這任意行使的特權限制。

九七. 最後，烏拉圭代表團擬就 Mr. Vyshinsky 星期六在大會〔第三八三次會議〕所說的話發表意

見, Mr. Vyshinsky 曾說蘇聯認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沒有什麼不能和睦共存的理由。這一點與別人在其他場合中屢次說起過的一般感想適相符合。但是釐訂憲章的目的絕不是強迫任何人或任何國家接受那一種主義或辦法。釐訂憲章的目的在保障各民族的權利務使他們得到自由、保障個人權利務使他人格受到尊重。這個世界錯綜複雜, 各民族所可採行的決不祇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 也不能叫他們祇在自由企業和社會主義或國家統制經濟之間選擇其一, 因為私有資本無論在何處都多少受有限制, 使它須先顧及符合公平原則的一般福利, 有時甚至須代以國營企業, 使必要的公共事務可有較妥的組織, 就烏拉圭而言, 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 就在尊重法律 and 他人財產的原則下逐漸走向統制經濟。目前在烏拉圭, 凡是人民經濟自主所必需的生產及財富資源都收歸國有或受國家統制。

九八. 世界國與國之間、制度與制度之間所以不同是由於對於個人法律地位、個人與國家關係有不同和相反觀念的緣故。若就各民族間的和平關係而言, 這些觀念當然代表對人生不同的看法。

九九. 人是不是法律的主要對象、國家是不是為人服務的、人是不是享有主權的唯一主體? 如果是這樣, 人便同樣受國際法和國內法的約束。不然的話, 人是不是僅受國內法的約束、享有國家給與的自由、永遠受表示國家意志的集體制度約束? 這是觀念上第一個不同的地方。人是不是歷史的產物, 須受無情的宿命論法則的限制? 不然的話, 是不是自己可以決定命運、創造世界、捩轉乾坤、自享創造的果實, 正像聯合國中善意的人士一樣, 亟欲指點世界人民走向和平、容忍、友善、合作的光明幸福途徑, 從而糾正歷史盲目因素所產生的後果? 這兩種觀念當然可以和睦並存。但是如果這樣, 就須所有國家誠懇尊重憲章的宗旨和目的——因為憲章象徵理想, 含有不可磨滅的真理——並具有必要的容忍精神, 利用為促進此種理想所設的合法機關去努力求其實現。

一〇〇. 舉例來說, 我們為謀求人類自由尊嚴所作努力能否成功, 就要看國家主權這項特權是否

善於運用而定。要是個人須完全受國家權力的支配, 那麼談論解放國家之一員個人便成了空虛的幻想。聯合國所有機關最重視尊敬的一個偉大理想是人權, 但是如果我們僅以愛護國家主權為理由, 把大門緊緊關閉, 使這理想無家無國可以歸宿, 成為第一號無國籍難民, 那麼這個偉大理想還有什麼意義呢?

一〇一. 雖然憲章有好些地方提到國內管轄權,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第二條第七項僅僅對於在本質上屬於一國國內管轄事項作有此項保留。我們認為凡構成如聯合國憲章這一類國際公約實體一部分的事項便當然不再為本質上屬於各國國內管轄的事項。

一〇二. 新聞自由原是人類一向享受的一項寶貴的自由。我們都應該承認, 倘根據不同人生觀念的各種制度要和睦並存, 最好的方法便是新聞自由, 因為人類如享有新聞自由, 便可自由支配意志, 自由選擇最適合於個人愛好、理想和經驗的生活方式, 倘要政理想根本不同的各民族之和睦並存成為持久和平及安全, 我們就應該在聯合國內採取互相信任的態度, 永遠排除主權絕對不可侵犯的觀念, 至少對於有效管制裁軍和原子能供和平目的使用這件重要大事應該如此; 這一點愈來愈重要了。關於此事, 倘若因為有可造福人羣亦可致人於死地的天火, 使我們這一代重演 Prometheus 神話的各大國, 堅持主權不可侵犯原則, 拒絕國際管制, 那就永遠不會有什麼切實的成就。

一〇三. 人類深受可怖戰爭的慘痛經驗, 至今尤心存恐懼不安, 身處窮困絕境, 正在大會會堂大聲疾呼, 希望各大國會瞭解其重大責任, 認識其所負義務。今天在這種局勢之下, 我們在這個聯合國大會講壇引用著名社會學者的話來警惕自己, 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我們所能選擇的, 並非天堂和祖先遺留下來的世界二者之一, 我們今天祇有一個選擇, 不是天堂, 就是地獄。”

午後十二時三十五分散會。